

金陵美女多如云
洛慧二珠最风流
潇洒倜傥官宦子
为慕高韵甘为述

五更的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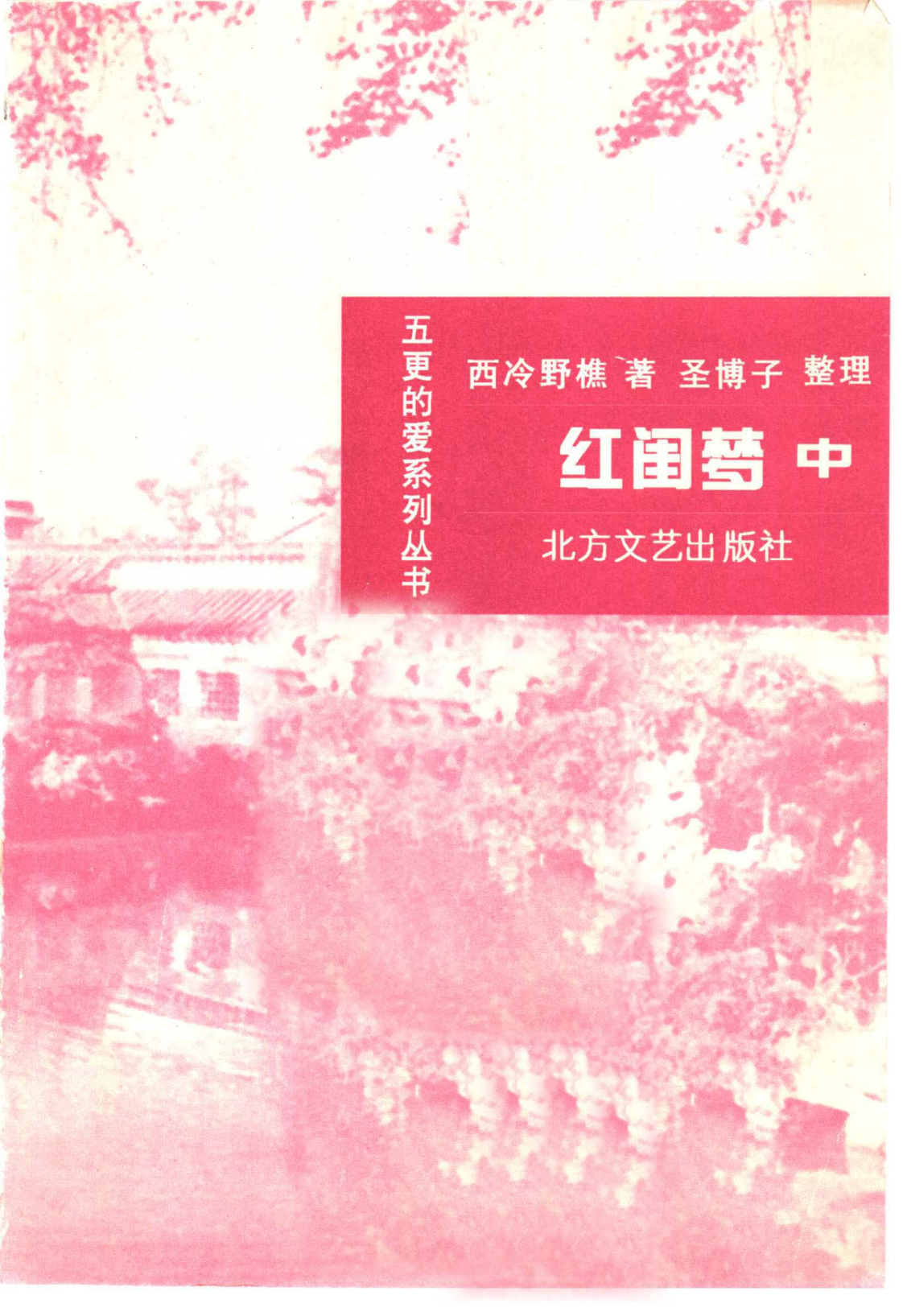
系列丛书

西冷野樵 著
圣博子 整理

红 闺 梦

中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五更的爱系列丛书

西冷野樵 著 圣博子 整理

红闺梦中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红 闺 梦

中 册

第二十七章

美兰姑屈身酬恩公 老甘誓抵掌快论文

陈小儒在杭州接着祝伯青等人的书，并知王兰放了浙省学政，甚为欢喜。又见王兰的另信，要请甘誓到他任所，笑道：“者香也爱上这老儿！但是甘老脾气古怪，不知他肯去否？且到南京再议。”忙写了回书，交与来人而去。自己因起程日期在即，又奉熊公的催行文书，不敢逗留。次日，去辞别了各亲友，带了方夫人等扬帆东下。

此番小儒是实任宁藩，一至苏州，本境那沿途的地方官，得了信，都赶来迎接，加倍趋跄。小儒入城，谒过巡抚，无多耽搁。一路专行，这日已至南京，早有江宁府属各官，以及本衙门书役人等，出城十里，来接小儒。进了城，先封了公馆住下。来日，即去禀见熊公，择吉好准备接印任事。晚间，即将王兰的信取出，与甘誓商议。

甘誓笑道：“老夫耄矣，无能为也。况浙省乃人才萃聚，岂可轻言衡文？烦代辞王学政吧。”

小儒道：“又盘先生毋庸过谦，不可负了者香谆谆请驾之意。者香仰企已久，所以奉邀同往。衡文品评优劣，可以服众。你如执意推辞，者香又要怪我从中有意阻挠，明许暗却了。”甘誓屈不过小儒相劝，只得应答。小儒当即吩咐人代甘誓收拾行装。

不一日，王兰已至南京，先去拜会小儒，得知甘誓应允

同行，好生欢喜。忙备了敦请关聘，亲自送去。又在南京耽搁了数日，与甘誓同往浙江去了。小儒择定吉日，接了藩篆。因旧任交代未清，一时不能让出衙门，仍与方夫人等在公馆内居住。

这日方夫人正坐在房内，忽见小婢进来到：“外面有男女二人，自称从扬州来的，就是那年老爷在江都任上承审的沈家夫妇。据说还带他女儿兰姑来，现在沈家妻子伍氏，在外说要见太太，有话面禀。”方夫人沉吟道：“沈家夫妇，来此何事？又带了他女儿来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急忙起身出房，传话叫伍氏进来。

少顷，伍氏来至上房，趋步向前叩见。方夫人命搀她起身，又叫她旁边坐下。方夫人笑道：“你合家到南京来做什么？”

伍氏道：“前次在扬州，蒙大人搭救我全家性命，回来即设立长生禄位，终日叩祝。如今大人果然高升极品，是以小人夫妇，带了女儿，过来叩贺。再者，还有下情，面求太太作主。小人夫妇，感恩不浅。我女儿自从受了祝自新羞辱，虽蒙大人昭雪，我女儿说女子家如白玉一般，不可稍有瑕疵，致人议论。日前被祝自新拉拉扯扯了一番，虽未遭其污辱，究竟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别，即如那白玉有了一点瑕疵相似。她愿终身念佛看经，誓不违人。奉养小人夫妇死后，她削发为尼。后来被我们再三苦劝，她才回心，说除非与我有大恩的人，我只当报恩去侍奉他，哪怕为奴为婢，都无怨悔。仔细想来，只有大人救过我合家性命，又代我女儿昭白节操，是她的恩人。故而带了她来，亲见夫人，要求太太念我女儿一点真心，小人夫妇无不从命。”

方夫人闻说，摇首笑道：“这件事，怕是不能。一来我家

老爷，性情拘谨，又知你家本是书香旧族，焉能屈待了你黄儿？二来地方官私买本地民女，有干例禁。不如我代你女儿留意，访一个门楣相合的好人家，完了她的终身为是。”

伍氏道：“小人夫妇，亦曾说过。她说若将她送至太太府中，以遂她报恩之念，她还愿意。若是要另适他人，她拚着一死，都不应允的。只求太太可怜小人夫妇，只生了一个女儿。她若执意不肯适人，叫小人夫妇怎生对得起她？太太若怕私买民人子女，至干例禁，我倒有个万全法则。待至夜静，悄悄地抬入府中，神不知，鬼不觉的。况府中奴婢甚多，外人哪里认得清楚？”

方夫人见伍氏谆切央告，又闻她女儿是个贤淑的人，心想不如且将她接至府中，相机而动。若我家老爷愿意收她，也是好事。我本久有此意，代丈夫买妾。因我时发宿疾，又有一双儿子，一个女儿，正好节养身体。想定主见，对伍氏笑道：“你且将你女儿送到我府中来，你夫妻也在我府中住几时。等我家老爷回来，慢慢商议，自有道理。”伍氏听了，喜不自禁，忙立起谢了退出，收拾送女儿进府。

原来兰姑自受了祝自新的羞辱，又带累父母身受官灾，虽经小儒判雪此案，心内终觉以此为憾，矢志茹素诵经，侍奉父母天年。待父母谢世，她即削发空门，以修来世。沈若愚与伍氏向来珍爱她，如掌上明珠相似。膝前又单生她一人，将来还望招个女婿，好靠半子收成，何忍她茹素诵经，了此一世？沈家夫妇，再三婉劝。兰姑暗忖道：“我父母年纪已老，又只生我一人，我若执意如此，岂不反伤了父母之心？”遂道：“女儿身体发肤，皆受之父母。既然父母立意做主，若女儿不从，即是不孝。要望父母依我一件事。不是女儿老脸，如

要我适人，除却我曾身受其恩，借此作报答之举方可。若不允我，拼着一死，也不敢违父母的命意。”

伍氏见兰姑改了口，忙道：“这孩子又来呆气了！在父母面前，有话但说无妨，你怎么说我怎么行，断不拂你之愿。”

兰姑含羞道：“女儿当日，若非陈公昭雪清白，女儿也是一死。就是父母，亦受陈公大恩。不如将我送到陈公衙署，哪怕作奴作婢，都无后悔。既报答了前恩，又遂父母心愿。”

伍氏笑对沈若愚道：“不想这孩子，倒很有见识。能使陈公收了，作个偏房，你我还愁没有靠背么？更胜与个平等人家。我们又可借此报恩。只怕陈公不行，岂非空说？”

若愚道：“既然兰姑执定主儿，料想不能挽回，莫如你我来日亲送她至南京，把这番话，面求陈公的夫人。据闻这位方夫人，是个大贤大德的人，定然成全我女儿的终身。”

夫妇计议已定，即雇了船，收拾一切，带了兰姑，向南京进发。先寻寓所住下。沈若愚与伍氏就来面见方夫人，商议此事。伍氏此时见方夫人应允，好生喜悦，忙忙地出来。寻着沈若愚，将方夫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两人回到寓所，叫兰姑换了一套衣裙，雇乘小轿。沈若愚夫妇，又亲自押轿，一路奔陈府而来。

到了府前，寻着双福，央他去通报。少顷，方夫人传话出来，请沈姑娘到上房去。兰姑在宅门口下轿，早有两个丫鬟，领着母女至上房。兰姑到了后堂，抬头见方夫人笑嘻嘻地站在阶上，那一种端庄美丽的态度，令人见之可敬可爱。急急趋步上阶，轻拢翠袖，盈盈上拜道：“民女兰姑叩见夫人！”说着，拜了四拜。

方夫人忙用手扶起，见兰姑面似春花，腰如弱柳，轻盈

娴雅，体态天然，真乃比花花解语，较玉玉生香。方夫人细问一切，见她语言婉转，徐急自如，心内大为喜爱。抬眼见伍氏仍站立一旁，笑道：“你去吧，你女儿交代我就是了。”

伍氏满面堆笑道：“蒙太太恩典抬举，只怕她年幼，不谙礼仪，失了规矩。”

方夫人道：“不用你多虑。她的礼仪是不错的。”伍氏应着退出。

方夫人叫人准备饮食与兰姑吃了。席间又细谈衷曲，甚为投机。暗想此女既贤且淑，我家老爷，若收纳了她，保无争宠擅权之事。况且闺房中，得此伴侣，亦可不寂寞了。

少时，点齐灯烛。方夫人又摆酒款待兰姑。正对酌间，忽见使婢上来道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只听窗外靴声秃秃而入。兰姑知是小儒，忙起身侍立。小儒见夫人的身畔，立一丽人，容光焕映，忙问是谁。方夫人将伍氏来意细说。兰姑不慌不忙，趋立堂中，端然下拜，叩谢日前拯救之德。小儒听了，方才明白。使婢扶起兰姑，小儒回头对方夫人笑道：“明日要收拾，搬进衙门。今夜发行各处文札，不回上房来了。你可与沈姑娘谈谈吧。”说着，换了便服出去。

方夫人复邀兰姑入座，道：“我们今夜可畅谈一番，明日你也随我们至衙门里玩几天。”两人谈谈说说，直至四更，方夫人即与兰姑同宿了。

次早，料理各物。兰姑坐了一乘小轿，随着方夫人大轿进衙。整整忙乱数日，方安置停妥。方夫人又扫除出一间套房，让兰姑居住。小儒时常阅看公件，不进上房。方夫人与兰姑日则同食，夜则同寝，竟是一刻离不得她。

一日，小儒偶然回后闲话，兰姑见小儒入内，即退回套

房。方夫人笑道：“我有件事，要与你商量，你须看夫妻面上，不可推却。”

小儒笑道：“什么大事，说得如此庄重？你且说着我听，可行则行。”

方夫人遂将兰姑受了祝自新羞辱，立誓茹素看经，不肯适人；沈若愚夫妇，因膝下无子，只此一女，要靠他半子收成，再四劝说，她方应允。我前日已在你面前言过大概。又将兰姑要嫁有愿的人一席话，细说。

小儒大笑道：“此事休怪我不从，可知私买民间子女，大干法纪。而且沈家亦是书香后裔，焉能屈辱他女儿？明日你可把她母亲叫来，开导一番，领她女儿回去，好好择配人家。若说他女儿，立志不行，你既与她相契，亦可劝她回转头头为是。”

方夫人道：“我也这么说，我岂不知干着例禁的事？无如近日借言套问她数次，她说：本意修行，以侍父母天年，争奈父母不许，只得依了父母之命。今日内外人等，没一个不知我父母送我到南京来，以报大人旧德。若再回去，定为旁人耻笑。太太如可怜我，即遂了民女志愿。不然，惟有以死自明。那时求太太念我父母年老，照看着他们些吧。你看这件事，何以处置，方才稳当？否则，即有性命之虑，好在我已说过了，听你的便。”

小儒俯首半晌不语，遂起身道：“都是你们惹出来的事，我却不管。我只不行罢了。”说毕，匆匆出外。

方夫人暗笑道：“我好意劝他纳妾，他反怪我多事；我也知道他心内未尝不愿，嘴里却说不出。”即命仆妇人等，收拾里间套房，做新娘的寝室。众人答应，自去料理。

晚间，小儒进来，方夫人又劝他收纳兰姑。若恐外人知觉，好在你未进衙门她就来了，旁人只认作我家早买下来的。前后思想，毫无干碍。

小儒见方夫人再三相劝，日前又见过兰姑的人材，心内亦着实怜爱她。笑道：“你今日劝我收她为妾，足见好意，不可日后想了，后悔起来，那时却迟了。”

方夫人啐道：“你休乱说，难道十数年夫妻，你尚不知我向来不是个妒忌人？我是好意，你反打趣我。我倒怕你将来宠爱新人，要欺负我。”

两人正在说笑，众仆妇来回：“新房已收拾齐备。”方夫人又拣了来日是个上好吉日。次早唤到伍氏说明此事。伍氏大喜，一切皆凭夫人作主。

方夫人命人代兰姑开脸。拨了两名丫鬟，给她使用。又命仆妇，扶了兰姑出来，叩见小儒夫妇。并有合衙男女家丁，上来叩见新姨。是夕，小儒宿在兰姑房内，恩爱绸缪，不必细说。

小儒因沈惹愚是个旧家，与方夫人商议，即立了兰姑为侧室，并接了若愚、伍氏入衙，以礼相见。若愚分外欢喜。过了数日，若愚与伍氏，辞别回家。小儒送了他们一千两银子，以作养活生计。沈家夫妇千恩万谢，又叮嘱了女儿一番，总宜柔顺为上。从此兰姑有了着落之所，原意报恩而来，朝夕侍奉小儒，丝毫不怠。又事方夫人如生母一般，敬上驭下，处置得宜，小儒更加喜爱。方夫人本与她相合，尤无庸交代。

王兰由南京同甘誓起程，在路非止一日。这日已至浙江地界，早有本境地方官前来迎接。王兰到了杭州，即入考院，

先行牌示各府州县，准备开考。即由省中考起，杭州府与各县，将考取的文童名册呈送。王兰定于三日后考试。到了这一天，各县文童，齐集点名，给卷已毕，随即启封考院，悬示文题。众文童皆欲风檐寸晷，各带奇才。

王兰回后少歇，向甘誓的阅卷房内来。将至门首，只听甘誓在内高声朗诵。伺候的家丁，欲入房通报，王兰忙摇手止住，蹑足听甘誓念道：

因报之事，信有之否？藩曰：“信然。”曰：“审如此，君宜遇事无恐。”因出诏，藩览之，无动色。曰：“某与兼信为保也。”佑曰：“慎勿出口，吾已密谕，持百口保君矣！”德宗得佑解，怒不释，亟追藩赴阙。及召见，望其仪形，曰：“此岂作恶事人耶？”乃释然，除秘书郎。

王兰突入，大笑曰：“又盘先生所读何书，如此津津有味？”

甘誓起身让坐道：“我因独坐无聊，随手取了一本旧唐书解闷。正看到德宗欲罪李藩一节，苟非杜佑素重李藩，虽百李藩，不能得一生也。是以窃叹人生这机遇，都有一定之理。”

二人又闲话半晌，吃了饭，见各房幕友，纷纷遣人送诸考童文卷，与甘誓细加品评，即定甲乙。甘誓口吟手披，顷刻数百本文卷，均已阅过。将佳者，另置一旁，再行挑选，以定额数，其余叫人取过。王兰暗暗叹服，果然名下无虚。

甘誓将头本文卷，递于王兰道：“此生文字大佳，不愧压卷。我已妄议首列，未知是否？”

王兰接过，连称岂敢道：“老先生赏识，自必不差。”原来出的文题，头题是：“其斯之谓与？子曰：赐也！斯可与言

诗已矣。”二题是：“少之时，”诗题是：“三画连中。”

王兰展开念道：

赋得三画连中（得中字五言八韵）。

妙义诠王字，连三一画中；日微祥瑞似，民集义归同。帝谛银钩转，御撰铁笔工；问奇高士酒，载语古人风。

天地人相证，殷周夏可通；纷纭生万育，篆籀建殊功。造化参乾象，推敲协泰鸿；史传繁露事，圣治沐恩隆。

王兰看完道：“此生笔底清劲可嘉，在愚见，尚嫌力单而冗，未卜老先生以为何如？”

甘誓道：“近日文格，愈变愈薄，专以描头画角，堆垛词采为能事。若前代大家之文，工于行气，不尚纤巧，今人反目为太率，皆由于世风日下之故。兹观此二作，所欠者魄力未能十分充足，所以疲冗。不知此生腕底甚灵，不事穿凿，有古大家风度；其首意融洽分明，颇见揣摩；次意风樯阵马，行气如虹。若再加二、三年造诣工夫，此生必成名手。非是老朽妄自夸诩，在他人衡文，必以疲冗见弃，然而衡文首贵乎行气，次尚词华。此生有此手笔，将来断不屑居人下。我早为公门培植一佳桃李矣！”

王兰听了，佩服之至：“果然老手衡文，另具一副眼目，不然才屈抑此生文字。”遂决意为第一。又将其次的文卷看了数本，皆品评不谬。即照甘誓所定甲乙，填写榜文。择于次日张挂。

等那一班新入泮的诸生，齐来谒见宗师。王兰方访知取第一的，系杭州仁和县人，姓陈名仁寿字介臣，今年十七岁，相貌清奇，人亦纯雅；又细询问了他的家世学问。陈仁寿一一回明。才知道他原是小儒的从堂兄弟。家世甚贫，只有老母在堂，尚未授室。平日学艺，不趋时尚，悉取法于古。王兰分外欢喜，很勉励了他几句。晚间与甘誓言及，甘誓亦喜。足见家学渊源，不愧小儒之弟。我却无心物色了他，借此可聊我与小儒一番契合之情。杭州各县考竣，王兰又起马往别处考试，不须细赘。

小儒到藩司新任以后，公余之暇，即与一妻一妾盘桓。妻贤妾慧，闺房甚为和乐。一日，接到他兄弟仁寿入泮的信，自是喜悦非常。原来小儒自幼随父在江宁府署，所有亲族，大半未能认识。前次回乡考试，仁寿尚幼，即春间请假祭祖之时，仁寿正赴县小考，又未能会面。今日闻得他入了泮，又接到王兰、甘誓的私书，说他兄弟是个发品，若再加以培植，定成大器。即差了两名能干事家丁，带了银两，赶赴杭州，嘱仁寿到南京来读书。带去的银两，给他母亲养活，省得仁寿既要读书，又谋菽水，即分了精进之功。小儒打发来人去后，又想起前番祝伯青等人，有信给慧珠姐妹，不知她们可曾收到，我欲月内发书入京问候他等。若慧珠等有回书，正好附寄。即叫双福至聂家问信。双福去了多时，回来将慧珠等人的信附封在内。次日，遣人专行入都。

第二十八章

个中人凄吟忆昔词 局外友识透钟情意

祝伯青等人在京除了办公之外，不是私第宴会，就是找柳五官来家小坐。伯青惟记挂着慧珠：“日前寄去的信也该有回音来了。者香出京，我又托他便道南京至畹秀姐妹家去走一遭，就是他们没有回书，者香也须有一札回复于我。怎样杳无消息？教我放心不下。”

这日伯青朝散，方回至书房，换了便服闲坐。忽见连儿，取了一封信进来，说是南京陈大人差人递来的。来人尚有数日耽搁，俟去的时候，再来讨取回信。

伯青忙接过，先拆看了小儒的信，无非叙说离别的情景。又见信内附了一函，层层封里，上写祝大老爷升启，下款姑苏畹秀拜托。伯青知是慧珠的信，不禁又悲又喜，急急拆看，前面说了多少别后的话，她等姐妹数人，均各平安。又劝伯青客途保重，努力加餐。万语千言，谆叮密嘱。伯青看毕一句，叹息一声。看到凄惋之处，不由落下泪来，点首跺足，如着魔一般。后面又说到王兰前月已抵南京，他因与洪小姐不睦，与我商议，要迎娶妹子洛珠，以为侧室。此次君命在身，不敢停留，俟任满复命之时，定来迎娶等言。

伯青看罢，点头嗟叹道：“者香那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，偏生娶了一位拘泥的夫人，与他冰炭不同，亦是他命中注定如此，强求不来的。他既一心要纳柔云，好在他们心许已久，

一说即成。可羨者香、柔云，从此遂心满意。又是天生一对的才貌佳偶，可谓天上人间。但不知我与晚秀的私情密约，何日方能天从人愿。

想到此间，倍添伤感。将来信推过一旁，立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地上踱来踱去地胡思乱想。又记起当日在桃叶渡口，初次访她姊妹，三生邂逅，一见情牵，随后即或离或合。即如楚卿之与翠颦，他两人相见较晚，而聚合却早，不似我与晚秀百折千回，终难谐愿。若说我与她有缘，何以几次三番，中多阻滞？若说与她无缘，又何以自见面之后，两情留恋，一刻难忘？恨不能直叩苍天，究竟我与晚秀，日后如何？果终无聚合之期，或她死我亡，缺陷其一，即绝了念头。如可以聚合，与其成诸后日，何妨假以时日，成于日前？天公若能明示此段因果，也省了我与她多少牵肠挂肚。思来想去，烦恼倍生。瞥见几上笔墨，顿然感触，回身坐下，提笔疾书，作了忆昔二十韵。

刚刚写完，忽抬头见汉槎与从龙、二郎三人走进，伯青忙起身让坐。从龙走近几前道：“伯青又得了什么佳作？”说着拿起伯青所作与汉槎、二郎同看，高声念道：

忆昔秦淮畔，相逢正少年；秋霜题雁字，夜雨劈蛮笺。未订鸳鸯谱，先开玳瑁筵；杯羹分素手，笑谑并吟肩。指我支机石，钩人并蒂莲；最怜云鬓褪，无计鸟飞还。此度通青琐，前番拾翠钿；紫罗兜蛱蝶，彩索戏秋千。幽梦红楼隐，贞心白壁坚；轻盈花半放，绰约柳初眠。漫盼梢头月，重迷洞口天；湘裙悉露湿，人带怕风牵。鞠玺春先透，香桃瘦可怜；曲终声细细，人至影娟娟。小字呼莺燕，浓情泣杜

鹄；琵琶空有恨，琴瑟竟无缘。依被微名累，卿偏一纸传；痕应凝玉箸，信屡卜金钱。珍重言三五，迢迢路几千。相思何日了？精卫海空填！

众人看毕，又反复吟诵了几遍，尽皆叹赏不已。

从龙道：“伯青忧思绵远，情见乎词。若令畹秀见之，又不知添几多伤感！”

二郎道：“偏生伯青与畹秀二人，善于用情，两地相思，缠绵固结。回想起来，我等万不及一，真可谓是个薄情人了！”

从龙笑道：“你也不算薄情，你与翠颦的故事，亦闹得不少。而今你们成就好事，遂了心愿，自然不觉得用情了。倘若今日你与翠颦也似伯青与畹秀，地北天南地分开，还不知怎样加倍愁烦呢！落得你此时说现成话，真乃饱腹不知饥肚苦。”众人听了，大笑起来。

二郎道：“不用说笑了，我们是来商议正经的。”遂对伯青道：“本月下旬，乃令岳江老大人七旬大庆，我们预备送何寿礼？还是各人自送，还是我等几个人公送？前日者香有信来，说他路远，不能备送，托我们代他一份。如可公送，就是我与者香、在田连你四个联名。”

伯青未及回答，汉槎接口道：“你们切不可费事，家君日前即议论过了，一概不惊动亲友。昨日又在朝房内与各官当面辞说，连外省各处，亦早早发了信去，以阻止住他们。”

从龙道：“虽然令尊翁辞过，他们仍然是要送的，只愁不收他的贺礼，断无不送之理。我们议论，你不要管，不关你事。”

汉槎笑道：“既不关我事，在此徒然碍着你们说话，我停

会再来。”说着，回后去了。

伯青道：“最好是公送。若各送，即有了厚薄不齐。既然香有信托我们，就连他四人公送。但是这份寿礼须要大家斟酌，送何物件？”

二郎道：“寿序各省是多的，只愁江府挂不下呢！若送稀奇玩物，我见送的人亦复不少。昨日细为打听，惟有酒，却没有送。何不我们公送唱戏十日，连这十日的酒席费用，都是我们准备，不知可使得？”从龙道：“送戏倒还新鲜，自是叫福庆班了，伯青必定愿意。可以借此十日，与五官大为盘桓。”

伯青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两人议送戏的，我又未曾插嘴，何以硬栽到我身上来？我明日偏教五官不来，少得你们讥诮。”

二郎道：“罢哟！你虽然如此说项，他肯不来吗？我们也不能叫别家的班子，惹你们俩背地里怨恨。落得借花献佛，做个好人。你们既愿意送戏，明日晚即定班子去，不要定迟了，临时又没有空。”

少顷，汉槎出来，留众人吃了饭，又坐了一会，从龙、二郎散去。次早，二郎套车，亲至隐春园，说定江公寿期，唱戏十本。先交了定金若干，回来即至伯青处算明戏酒等费，四人摊派。王兰的一份，从龙垫给，随后再通知王兰寄归此款。

转瞬已至江公寿辰，前数日，内外各官，纷纷馈送贺礼不绝。连那远路的都算定日期，不迟不早地送至。皆因江丙谦是当朝首相，爵位尊荣，人人争来趋奉。江公本意不做生日，无奈事到期间，由不得他作主。有几家至亲内眷，贺礼不得不收。外人闻得江公收了礼即以此几家为例，甚至一送再送，苦苦央收，江公只得暂行收下。谁知这风声传闻开去，